# 大杂院印象

林 希

## 大杂院的“杂”

天津南市大杂院,早已退出了城市版图,如今也只存在于70岁左右老市民的记忆中。读中学时,几个同学结伴上学,从老城厢到市一中,不走东马路、和平路,抄近道穿过南市,走甘肃路到学校,一路上要经过好几处有名的大杂院。

大杂院里也有同学,说是在院门口会面,有时候贪睡,就要去招呼他们,多少次出入大杂院,至今印象极深。大杂院是个什么样子,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多富有想象力,也想象不出南市大杂院的壮观景象。反正这样说吧,第一次进南市大杂院,第一,你找不到你想找的人,第二,你出去后东绕西转,也许最后你惊奇地发现,原来你就在院门口绕乎呢。

关于天津南市大杂院,我写过一个剧本,表现的就是南市大杂院里的故事。剧中,我这样给年轻导演描绘大杂院状况:“一处大杂院,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,一座篱笆灯连着一座篱笆灯,许多篱笆灯没有门窗,篱笆灯门外停着做生意的小车,小车上写着:煎饼馃子、大炸糕、锅巴菜……”

大杂院里的住房,大多是篱笆灯,这是一种梁思成先生没有发现过的建筑模式。篱笆灯,一般不到十平方米,四面墙壁,底部砖头垒到一米,一米以上围秫秸。秫楷被横着捆绑固定,也要有几根房梁,其实就是干树枝,干树枝上铺油毡,油毡上再铺泥巴,富裕人家铺的是瓦片,已经就是大杂院里的富豪了。

自然,南市大杂院里住的都是穷苦人家,天津城里都是磨砖对缝的四合院,租界地更是花园洋房,人们怎么不住那里呢?怀有如此疑问的,必是“何以不食肉糜”的精英。

大杂院虽“杂”,但是不乱,更不脏。说大杂院又脏又乱,是对大杂院的侮辱,大杂院里没有管理人员,每一位大杂院居民,都有管理大杂院的责任,谁家门外堆的杂物,妨碍了大家出入走路,只要有一个人说话:“介介,介该归置归置啦!”房主立即就会出来整理。

所以,大杂院里的住户之间,相安无事,哪户人家“事儿多”、人缘不好,凡人不理,不必有人出面批评,“木”你一个月,你自己就知趣了。

## 大杂院里的“头儿”

每一个大杂院里,都有一个“头儿”,那时候没有选举,就是公认的权威人士,自然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。这个头儿不是大爷,就是大娘,他们主持公道,从邻里纠纷,到夫妻吵架,再到年轻人有时不规矩。大爷、大娘一说话,就是最后的了断。大杂院里有什么事,去问问张大爷、问问李大娘,就算是有了主意。

也有的大爷、大娘不说姓名,只有“数”。诸如,六大爷、九娘等。小夫妻闹了矛盾,找九娘去。找到九娘一通评说,再留下吃顿饺子,和好如初。到了春节,一定提着二斤“小八件”,去给九娘拜年。

其实,六大爷、九娘,根本不懂法律,了断邻里事,凭的就是一个公理。我认识一位大爷,有一对小夫妻去找他评理,这位大爷先安抚二人坐下,不等他们说话,先问“动手”了没有?没动手。再问骂街了没有?没骂街。这属于小打小闹。走,买两毛钱肉,要肥瘦,再买棵白菜,回来捏顿饺子吃,完了。

如果“动手”了呢?谁先动手的,站起来,鞠个躬;骂街的,谁先爆粗口,站好了,鞠躬,说声“对不起”。这一鞠躬、一声“对不起”,小两口扑哧笑了,包饺子吧。

真有了出格的事就归法院,大杂院服从判决。不到归法院的地步,好离好散有好离好散的办法,破镜重圆有破镜重圆的办法,大杂院六大爷、九娘,自有监督执行的权力。

一个简单的问题:六大爷、九娘的权力是谁给的?大杂院给的,更是自己给的。六大爷、九娘自尊、自爱,说人的事,自己绝对不触犯。维系家庭和睦,他们绝对不会无理取闹,维护大杂院的秩序,他们自己更要带头遵守,如此才能德高望重,也才能让别人信服。

## 大杂院里有“潜规则”

现在人们爱说“潜规则”。要说天津人也遵守潜规则,大杂院里就曾有许多潜规则,而且是沿袭多年的潜规则。

第一条潜规则:一家有事,大家帮忙。无论谁家婚丧嫁娶,都是全院的事,出钱的事归主家,事务则由大家伙干。

喜事,大家操持。买菜,准备食材,请厨师,大杂院里有“勤行”,当仁不让。自己院里没有厨师,附近大杂院主动请缨;附近院里没有厨师,谁认识厨师谁去请。厨师上灶,绝对规规矩矩,不能留一手,在饭店怎么做,这里一点成色不能减。而且不收酬报,事后主家递上一条“大前门”香烟,“介是怎么说的。”厨师还会不好意思。

丧事,停床板、穿衣服,遇有困难人家,自己做寿衣、守灵。过去土葬,寻地方、看风水,挖穴、下葬,全是大院哥们儿、爷们儿动手,家里后辈不在天津的,清明扫墓、培坟,成了大杂院哥们儿的事。清明扫墓,必须连哥们儿家的父母坟头也带上。

第二条潜规则:院里不能饿着人。旧社会,有人家出去一天没挣到钱,第二天“扛刀”,大杂院不能装看不见。大家看见这户人家窗户根儿下的煤球炉子没冒烟、没撩窗帘儿,到了饭口,没人注意的时候,便在这户人家的窗台上放两个窝头儿。那户人家也不必询问,没人看见,拿进房里去,先对付过今天,明天早早再出去想办法。大杂院里有人挨饿、没人管,败坏了大杂院的名声,六大爷、九娘没脸见人,如果传出去“哪个院里有人家没揭锅,全院都装看不见”,这个院的名声就坏了。

等等等等。大杂院里的潜规则多了,最重要的是,笑娼不笑贫。大杂院里的女儿是全院的千金,绝对不许卖儿卖女,女孩子在外面不规矩,开除院籍。如何开除院籍?另篇再细说。

## 大杂院里的苦孩子

一位朋友,大杂院出身,苦孩子。确有其人,确有其事,生在大杂院,长在大杂院,至今说起大杂院,热泪盈眶。

这孩子堪称是苦中苦了,四五岁上没了母亲,老爹当兵一去没有消息,把个苦孩子丢在大杂院里。每天早晨,这家给块饼,那家给半拉饽饽,反正能喂饱肚子。中午,这家挑碗面条儿,那家给张饼,有时候还能有半条鱼,吃得也很不错。大杂院里称为随茶随饭,街道上有补助,六大爷、九娘按月领出来,安排好孩子的衣食和零花钱。到了年节,九娘早早给孩子做好新衣、新帽,秋天有风筝,春节有空竹,不能让外人挑出毛病。孩子出去,婶子大娘一定要问清楚,去哪里,找谁玩,早点回来。孩子也想看看外面的热闹,六大爷每天背着孩子逛街,后来六大爷骄傲地回忆说,那孩子是我背着长大的。上学了,这家给支铅笔,那家给个本本儿,再给个铅笔盒,反正不能让学校挑出“眼”来。如此这般 ,长大了,工作了,头个月发工资,提着二斤“小八件”,挨门磕头感谢。结婚了,第二天认亲,家家户户去磕头,别让娘家人挑出错来。这孩子有出息,后来到报社工作,和同事们说起时,骄傲地对大家说: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。

最最重要,后来他出了点“事”,最大的安慰,就是大杂院没有丝毫的歧视,每次从农场回来,大杂院里的家家户户热情地嘘寒问暖,做好饭菜,改善生活。这孩子就是牛脾气,谁给提对象,他也不见面,对于他的“事”, 大杂院没人评论 ,十年浩劫,批斗会,大杂院没人参与。直到1980年,平反,分配新居,他每个月回一趟大杂院,挨门进,大杂院的亲朋们说:早就说你一定有出头之日。

大杂院,温暖可爱的大杂院。

## 大杂院里的“人物”

那些年,大杂院里很是出了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六大爷院里,出了一位杂技表演艺术家,本名叫老燕儿,绰号很是不雅,小时候读书不是材料,几门功课加一起能有30分,算出人头地。六大爷院里的伯伯、叔叔怕他出去惹祸,在院里立一根竹竿,让他自己玩,也是这孩子有天赋,玩到十五六岁,玩溜儿了,大杂院外每天好多人,看他表演爬竿儿。

也是这孩子有运气,一次,中国杂技团来天津演出,其中有爬竿表演,他买了张票去看。演出结束,他找到杂技团领导,说我给你们来个空中飞燕怎么样?团长以为他捣乱,一挥手,把他撵出去了。演员们历来寻找知音,就让他露一手,当即立起竹竿儿,这孩子开始表演,一步蹿到竹竿顶上,身体倒过来,伸平双臂,双腿攀着竹竿滑下来,众演员看了齐声喝彩:再露一手!杂技团演员又立起两根竹竿儿,两根竹竿拉开一米距离,这孩子就在两根竹竿中间飞来飞去。哎呀,团长闻声跑了出来,急问: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?回答说:不是学生。为什么不上学啊?门门功课不及格,学校送到工厂学徒,那个要命的图纸呀,总是看倒了。

好了好了,你到我们杂技团来吧。你要什么待遇?

什么待遇呀,管饭就行。

就这么着,演员了。再回到大杂院,进院就喊:老妈儿坐飞机,抖起来啦!随后定为文艺15级,每月工资48元,加上演出费,每月至少赚80元,可让六大爷露脸了。

九娘院里也出了一位人物,是歌唱家。小女孩时,家穷,每天早晨去铁道边捡煤核儿,这孩子嗓子好,捡煤核儿感到枯燥,难免喊两嗓子,什么花篮里的花儿香呀,嘿啦啦呀,反正会唱几个歌。也不怎么的,歌舞团团长有一天经过铁道边,听到这个女孩甜美的歌声,下车来寻找,女孩却不见了。从此,这个歌舞团团长每天早晨都到铁道边来,苍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遇到了这个女孩。歌舞团团长问她愿意到歌舞团来吗?女孩回答说:8毛钱一张票,我没钱。歌舞团团长说:不是让你来看演出,是到我们歌舞团来学习唱歌。

唱歌还用学,学了有什么用?每月48元钱。我交不起。不是让你交钱,是让你学唱歌,唱歌还给你钱哩。

云云云云。女孩就到歌舞团去了。回到大杂院时,她蹲在院里放声大哭:我不去了,我不去了,人人都穿好衣服,就我是件蓝棉袄,我不去了!哭呀、哭呀,谁也劝不住。九娘说,等发头个月工资,九娘带你去买件新衣裳。

有好事者撺掇六大爷院和九娘院结亲。那位杂技演员听了一笑:介介介,介不是拿我糟改吗!歌唱家从国外打来电话,说是马上要去意大利演出歌剧,也不知是叫什么夫人……

哈哈,一则小文,恭祈读者不可对号,如若猜测,笔者概不负责。

# 初春赴约(外一首)

杨月春

明天!对,就是明天,
我要赶赴一场春天的约会,
约了就有了期待,
启程要比回归的燕子还急,
心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。

明天!对,就是明天,
我要早起,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,
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,
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。

春天里的约期要早,
——约定了,
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祈盼和希冀,
——种下了,就会生根,
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,
——种下就会发芽,
棵棵都像是召唤春风的姿势,
——种下了就会长叶,
每一片叶子都被热情染绿,
种下了,就会长成一棵棵柳树,
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心语。

那阵阵春风,
正在催促赶路人的步伐,
明天!对,就是明天,
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约会
——整装出发!

## 树的呐喊

凛冽的风啊,你吹落我的花,
我还有叶!你吹落了我的叶,
我还有骨!你吹折了我的枝,
我还有干!你吹倒了我的干,
我还有根!那才是我最原始的生命!

我在春天里依旧会破土而出,
成为一棵会开花的树种!
既然这样,那你就把所有的磨难,
都刻在我的年轮里吧,
每一道都是我重生必须承载的痛。

风啊,哪怕给我一点温柔,
我都会用满树的花,
奉献给你我所有的热情,
为什么春天会欣欣向荣,
含义很简单,就是几个字:
——温暖和包容。

# 单车之旅

陈再见

1

晓页学会骑单车那年,她刚上小学四年级。爸爸那会儿在轴承厂上班,每天不能按时来学校接她。晓页就跟爸爸说,我自己骑单车去吧。爸爸说,你能行吗?你刚学会,去学校可是要过马路的,马路上车来车往,很危险的哦。晓页说,我已经学会了,就算在车后座上再带一个人,也没问题。

爸爸特意跟了晓页一路,从家到学校门口,一路上,晓页都骑得稳稳当当,红灯停,绿灯行,确实像是一个老车手了,爸爸这才放心让晓页独自去上学。爸爸特意把那辆旧单车修整一新,座位调到最低的位置,两个轮胎也都打满气,刹车皮也换了新的,又买了一个小铃铛装上……对于轴承厂的工人,这点小事难不倒他。爸爸别的不行,动手能力确实不一般。

是的,几年前,爸爸动手扇了妈妈一耳光,就把妈妈给扇跑了,再也没回来过。晓页都差不多忘了妈妈长什么模样了。她有时会问起,爸爸总是没好气地说,你妈呀,她死了。晓页知道妈妈没死,可能还跟她生活在一个县城里。

有一天放学,晓页看见妈妈在学校门口等她。晓页一开始没认出妈妈,来接孩子的人很多,那天还下着雨,秋天的连绵小雨,妈妈也和人们一样挤在校门口。妈妈没打伞,她一头乱发已经湿了,可见她等蛮久了,才等到女儿出来。晓页也没带雨衣,一般情况下她都不带,别人的单车有个筐子,她没有。要是真遇上下雨,她就在路边的店铺躲一会儿,雨实在下个没完,就只好冒雨骑车回家。所以,晓页也是好奇,多看了没带伞的女人一眼,发现女人也在看她,眼睛红红的,像是被雨水淋着了。晓页这才发现女人有点眼熟——糟糕,这不就是妈妈嘛。果然,女人笑了,她笑起来的样子并不好看,这下晓页倒可以确定了,眼前站着的就是她的妈妈。三年,还是四年,晓页都忘了有几年没见过妈妈了——十岁的晓页对年月还没有准确的概念。

一直来到国道边上,晓页才抬起一路埋着的头,看了妈妈一眼,她发现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。晓页却怎么也哭不出来,不知道为什么,她心里其实也难受,可就是哭不出来,大概是因为在路上,来往的人都在看着她们,她便很好强地忍住泪水。妈妈一边哭,一边往晓页的兜里塞东西。晓页知道妈妈塞给她的是钱,她努力挣了一下,又发觉给她钱的是妈妈,尽管已经不住在一起了,仍旧是她妈妈啊,便不再挣脱了。

妈妈跟晓页说,她住在城北,伯公庙附近,有空来看看妈妈,不过不能告诉你爸爸。晓页没说话,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早就知道爸爸和妈妈分开了,是人们说的离婚,还是本来就没结过婚,大人的事谁知道呢?总之,妈妈离家出走好几年了,她肯定又找到可以依靠的人了,但愿那个人不会像爸爸那样一发脾气就打人……

晓页骑上单车离开时,妈妈还站在国道那边,等她再次回头,已经不见妈妈的身影了,晓页这才掉下两滴眼泪,她很倔强地把泪水擦掉——是的,她长这么大,还从没有去过城北,也不知道城北在哪。

回到家后,晓页才知道妈妈往她兜里塞了两百块钱,她还没见过这么多钱,连忙把钱藏好,一分也不敢花。从那时起,一到放学,晓页推单车出校门时,总会刻意往人群里扫一眼,可一直到放寒假,晓页都没能再等来妈妈。

2

趁着寒假,晓页想回一趟奶奶家。奶奶住在沙湖村,她已经八十岁了,不过身体还好,还会种菜和养鸡。

晓页没告诉爸爸,骑着单车就上路了。一路向东,国道两边的街道楼房逐渐置换成了树木田野,她心里感慨万分——自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,尤其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交通工具。经过几个月的实践,她的车技已经很娴熟了,可以应对路上的各种状况。当然了,对于大货车,她还是得避着走,那些风尘仆仆的大东西坏得很,喜欢跟在她的屁股后面摁喇叭,声响之大,像是一座山轰然在身后坍塌,几乎能把她从车座上吓跌下来。

到了村里,晓页把单车停在奶奶的鸡场边,踮起脚尖,猫着腰,她想给奶奶一个惊喜。她潜入鸡场,连鸡都没察觉到有人进来。村里和城里真不一样,村里静悄悄的,只有远处桉树上的蝉时不时聒噪一阵,和大货车的喇叭一样,能让人吓一跳。

奶奶就被晓页一声猝不及防的叫喊吓了一跳。奶奶正在槽里拌鸡食,当她得知晓页是自己骑单车来看她时,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。奶奶问,你真会骑单车啦?晓页点点头,真的。奶奶又问,你真从城里骑单车来到沙湖村?晓页又点点头,为了打消奶奶的疑虑,她还把那辆半旧的单车骑到奶奶面前,转了几个圈,为了炫耀车技,她甚至放开一只手,朝奶奶招手问好。奶奶一边开心地笑着,一边担心晓页会摔倒,晓页只是故意把车子一歪,很快她就调整好姿势,又转了一圈。

晓页在奶奶家里吃了午饭,和奶奶说了很多话。奶奶做了晓页最喜欢吃的番茄炒鸡蛋,番茄是奶奶在菜园子里摘的,鸡蛋是奶奶在鸡寮里捡的。吃完饭,晓页又随奶奶到园里干活,奶奶种的蔬菜长势不是很好,但种类多,几乎每一样晓页吃过的蔬菜,都能在菜园子里找到。奶奶采摘了一些,专挑长得好的。奶奶说带去城里给你爸吃吧,又害怕晓页的单车带不了那么多。为了表示没问题,晓页没阻止奶奶继续摘菜,实际上,她更愿意奶奶把菜留着自己吃,就算吃不完,村里的人也会过来买。奶奶靠卖菜和鸡蛋赚的钱,说不定不比爸爸在轴承厂赚得少。

摘好菜,奶奶硬是往晓页的口袋里塞了五十块钱。不过,晓页早就把偷偷藏了数月之久的两百块钱,放在奶奶的枕头下了,她没有把妈妈找她的事情告诉奶奶,主要是怕奶奶伤心。奶奶一直觉得是爸爸的错,她都好几年拒绝见她的儿子了。奶奶和妈妈见面不多,晓页却觉得她们的关系肯定不错,主要是因为她们都喜欢塞钱给晓页。

临走,奶奶看着晓页骑在单车上,突然叫住她说,记得过桥时不要下车,过路时要推着走。晓页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只是懵懵懂懂地点点头。奶奶这辈子都没骑过单车,那些听起来奇奇怪怪的忌讳,应该也是她小时候听老人们说的。

看晓页发愣,奶奶又摆摆手,说反正你照做就是了,过桥别停,过路别骑……返回途中,晓页才发觉这一路过来,原来真的要经过好几座桥,有石头桥,有水泥桥,最大的一座有十多米长,桥下是一条不知名的河流。晓页来时没注意,回去时,因为有奶奶的嘱咐放在心头,便每过一座桥,都多了一份小心,生怕一不小心单车会在桥上停了下来。晓页不知道停下来会发生什么,她不敢尝试,第一次独自出远门,她其实有些胆怯,甚至有些害怕。

3

自那之后,晓页真的听从了奶奶的嘱咐,不但过桥时不敢停,上学过马路她都会特意下车,推着走过去。有一次,晓页忍不住和同桌说起此事。同桌是寒假后刚从乡下转学来的,黑黑壮壮,是个比晓页大一些的女孩。同桌笑着说,这你都不懂啊?我告诉你吧,有脏东西……

晓页简直吓坏了,她甚至连单车都不想骑了,丢在草木茂盛的院子里,宁愿走路去上学。同桌说得不假,那应该就是奶奶想说,又不便说的话。晓页记得以前奶奶是跟她说过,应该就是爸爸把妈妈打跑了之后,奶奶说村里有个男人也把女人打了一顿,第二天村里人就在桥下找到了女人的尸体。奶奶那时担心妈妈也会自寻短见。至于城里的路口,出车祸更是平常的事情了,晓页还亲眼见过一次,一个上街买菜的老人,被一辆轿车撞了,送去了医院。

爸爸肯定是察觉到了,单车平时就放在院子里,他每天下班不是急着做饭,而是忙着在院子里照看他的花花草草,就像奶奶侍弄她的菜园子。这母子俩还真是相像。晓页有时这样想,并等着爸爸问起单车的事,是不是坏啦?怎么不骑了?晓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但是,没有,爸爸一直没问,那段时间他似乎情绪低落,花草也不怎么照看了,甚至还喝起了酒——自打妈妈走后,他就没再碰过酒瓶子。

晓页有种不太好的预感,却又不知道那不太好来自哪里。直到有一天,爸爸喝醉酒了,吐了一地,晓页皱着眉头替他收拾残秽时,爸爸嘟嘟囔囔开口了,他说晓页啊,你知道吗,你妈她死了,这次真的死了,听人说,她半年前得了癌症……原来她一直住在城北,没离开我们太远……我们却傻傻不知道……说完,爸爸歪躺在沙发上,睡着了。

晓页心里像是搁着一把螺丝刀。她真后悔,她本应该早点告诉爸爸,那样至少他们可以再见上一面。

4

若干年后,晓页大学毕业,她回到小城,在一家公司当经理。她买了一辆小轿车,有空的时候,她还是会回到沙湖村,只是奶奶已经不在了,爸爸把菜园子和鸡场都转卖给了水泥厂。晓页每次回去,只在水泥厂周围绕一圈,就原路返回。

回城的国道上,路面早已翻修,那座十几米长的大桥还在,桥下的河流依然不停不歇,奔流去往大海的方向。晓页这些年时不时会从网上,得知一些这大桥的让人悲伤的新闻……只是当她再次想起奶奶的嘱咐,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了,就像人长大了就得付出感官迟钝的代价。

她故意把车靠边,停在桥上,打双闪,下车,趴在桥体的栏杆上,往下望,她看到河流静卧,河汊上长满茂盛的芒花丛,岸边还泊着几只残旧的木筏子,傍晚会有人在河里撒网捕鱼。晓页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美好,她的整个少年时期似乎都错过了,那时无数次骑单车路过,却没有一次敢在桥上停下来,看看桥下的风景。

晓页在桥上足足站了半小时,她故意把副驾驶的门打开,希望坐上来的是她的奶奶。可是,晓页忘了奶奶是晕车的,很严重的那种,一吐起来会吐到胃出血,她在世时就很少去城里,因为怕坐车,如果非要去,她宁愿走路,也不想去拦那些铁笼子一样的中巴车。想到这,晓页终于按捺不住情绪,趴在桥栏上哭了起来。

返程回到木材厂的老房子。自从买了楼房后,晓页就很少回去了,大概一个月回一次吧。爸爸工作了半辈子的轴承厂,早些年也倒闭了,他现在除了给装修公司做点水电的活,剩下的时间全部都用来伺候花草。院子里摆满了,就摆到客厅里,客厅摆满了,就摆到卧室里,连厨房和洗手间也净是坛坛罐罐,绿萝、地锦、三角梅和金边吊兰长势最为旺盛,绿色的藤叶都快把老房子给覆盖了。

这些年,晓页跟爸爸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,各干各的,除非必要,否则互不打扰。爸爸无论干什么活,只要是动手的,就没有能难倒他的。晓页恰恰一点都不像爸爸,她读书成绩向来很好,中考时,曾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考入最好的高中,高考时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,被一所很远的高校录取。她却后悔了,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。她选择去一所私校复读,学费全免,还领了10万奖学金。第二年,她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,毕业后,她没留在省城,回到了县城。这一切,在爸爸那里,当然是不能完全被理解的。

晓页推开老房子的院门时,还以为是走进了一间山野的弃屋。但她知道,有爸爸在,屋子里就有人的气息,人的气息总是要比植物的气息强烈。有时,通常是早上或者傍晚,晓页会在公园门口见着爸爸的身影,他总是吸着烟,和人商讨一个树桩的价格。那些奇奇怪怪的树桩,是人们从青云山上挖下来的,摆在公园门口等着爱好者来选购。爸爸是那儿的常客。晓页没跟爸爸打招呼,开车路过时,爸爸又看不见她——她不再是骑单车的小女孩了。晓页透过车窗看见爸爸的脸,因讨价还价表现出来的热情,竟是那么的年轻和蓬勃。晓页开始理解爸爸的爱好,她还夸赞,爸爸,你把家里都变成植物园了,真好!语气是小姑娘式的兴奋。

眼下,晓页是回来找她的单车的。单车闲置在院子里很多年了,却一直没有坏掉,爸爸时不时会拿出来修一修,给轮胎打打气,给链条点点油,尽管他从来不用。晓页站在院子里,跟爸爸说,单车还能骑吗?爸爸背对着女儿,正扶着一个褐色的大陶罐填培泥土,被晓页的一句话,吓得差点把陶罐弄翻在地上。当然能用啦,爸爸说着起身,走到院子的角落,在一堆藤叶里把单车拎了出来。他还是那么孔武有力,单车看起来确实也娇小了很多。爸爸弯腰捣鼓了一阵,又试了试踩踏和刹车,突然扬头说,明天吧,我得把它修一修。晓页笑了笑,她知道,动手修东西一直是爸爸的强项,也是他自信的来源,即便单车没坏,他也要以最为称心的样子交到女儿手上。

5

第二天下班,晓页刚把车开进小区,门卫就笑着跟她说,有人给你送来一辆单车,说着朝边上一指,岗亭外正停着一辆修洗一新的旧单车。恍然间,晓页热泪盈眶,她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,穿着脏兮兮的校服,披着粗糙的短发,就坐在单车上,两条腿不够长,还得踮着点。

晓页骑上单车,沿着大道,直奔城北而去。路上都是汽车和电瓶车,似乎只有她一辆单车,尤其是骑在车上的还是一个身穿职业装的年轻女子。晓页骑得飞快,朝着城北的方向。事实上,她很少来城北,那儿也没有熟人和朋友,相比城区,那儿更像是陌生的乡下。然而现在,她却只想去城北,去伯公庙,去那个妈妈曾经告诉过她的地方。

好不容易,晓页才问到伯公庙的位置,人们以为这个女孩要去伯公庙求签。晓页却只在烟雾缭绕的伯公庙门口停了一会儿。晓页心里在想什么,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果然,返回时,她明显能感觉到单车沉了不少。单车再次行驶在傍晚热闹的街道上,她又能想起妈妈长什么样子了,瓜子脸,齐耳的短发,身材瘦小,从背影看还像个初中生,哦对了,妈妈笑起来,会露出一整排的牙齿和牙龈,好像每一次笑必须尽心尽意,否则就没有笑的必要——现在想来,这反倒像是晓页虚构出来的形象,她并没有真实存在过,却一直在晓页的心里冬眠,只在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傍晚,才苏醒了过来。

趁着天快黑了,街道上的摊档开始摆出来做生意,活色生香的小城夜景,正是妈妈所希望看到的……路过迎仙桥头时,晓页停了下来,她看到一群休闲的老人,有的围着几盆花草讨价还价,有的提着收音机听潮剧。晓页感觉他们都好熟悉,他们也冲她点头示意,仿佛他们都知道,她就是轴承厂老杨的女儿。

当晓页敲开老屋的院门时,爸爸吓了一跳,他连忙为女儿扶住单车,看那样子,如果不扶一把,晓页就会连人带车一起栽倒在门口。

晓页为此病了一场,住了半个月的医院。爸爸来医院看女儿时,跟她聊起近期的生活。爸爸说他最近处了个对象,勤快能干,收拾庭院,洗衣做饭……爸爸说这些时,满脸是幸福的笑容。晓页也笑了,她心里想,爸爸是该有个伴儿了。

出院后,晓页回老屋看爸爸。她发现院子果真收拾得干净利索,加上茂盛翠绿的植物和盆景,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家的住所。爸爸还购置了一套古木茶几,没事就坐在院子里喝喝茶。爸爸也给女儿泡茶喝,父女俩坐在茶几两端,他们还真没有这么亲近过。爸爸突然指着院子的角落——那儿摆放着一个大陶盘,上面栽着一棵老树桩,问晓页,你那天怎么会想到帮爸爸买回这么一个大树桩,少说也有一百来斤,我去公园看了几次,都没舍得买,嫌它太贵了。

晓页看着树桩,只见干枯虬曲的枝干上,已经抽出不少嫩绿的枝叶,郁郁葱葱,像是干涸的田地里涌出来的泉水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一三期